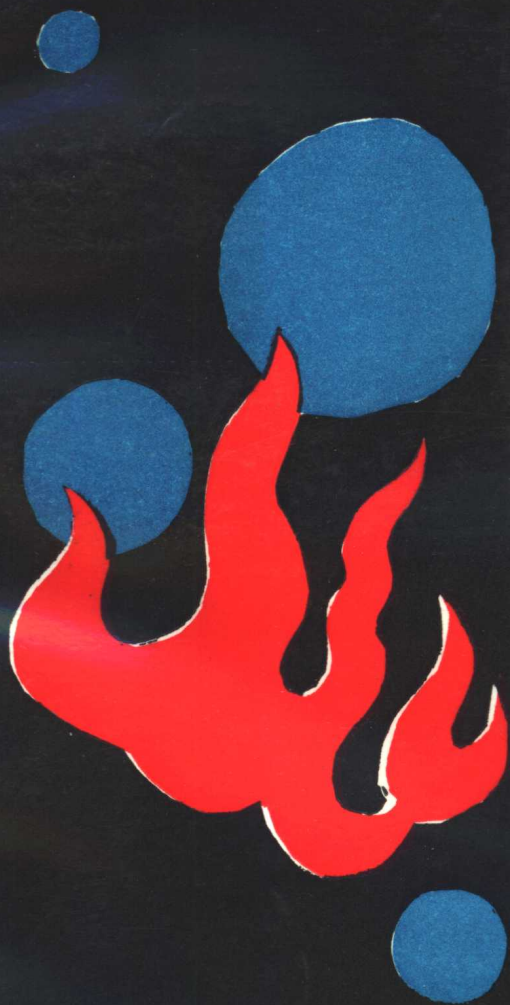


热冷集

李峰 著



热冷集



热冷集

李峰 著

新华出版社

热 冷 集

李峰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2张 137,000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ISBN 7—5011—0851—X/G·253 定价：2.75元

力求“常温”（序）

我不知道鲁迅为什么把毕生大部分精力用于写杂文，为什么他以写“小杂文”为主而成了中国新文化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他的作品在黑夜里中国闪射出的思想光环成为“国魂”。

我没有考证，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都曾以杂文作为革命的武器。

我没有研究，近年来，为什么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杂文的地位由报纸的副刊升入了“正堂”，甚至进占了一版评论的地盘。报刊的有些评论向杂文倾斜。

我也没有调查，为什么现在犟着劲要同政治和理论保持距离的一些年轻人，对于政治和哲理色彩很浓的杂文，却兴趣盎然。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起了杂文。而且挺怪，写杂文虽说不是我的“指令性指标”，写起来也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又有“瘾”，不愿放笔。

这“瘾”头是什么呢？大概是杂文生命力中的人生、哲理、国是、知识，以及它那结晶的文体，幽默和带刺的风采。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关于人的断思》，就是这种杂文瘾发作的一例。我写第一篇的时候，的确只是偶感录式的互不连贯的“断思”，也没有想要写第二篇。可是由于那种“瘾”的发作，一连写了五篇，才使我这慢拙之笔暂停。

我也算走运。本集中《假若真有位置学》，由我不曾相识的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同志编制成了电视片，成了我国先一步出现于电视屏幕的形、情、色、声浑然一体的“电视政论杂文”。当它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映之后，电视台收到了来自十几个省市观众的来信，有的要求重播，有的索要文本。作为一种新片种，它还被推荐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时代的骄子》——全国改革题材电视节目大奖赛。

新华社也曾将收入本集的、原刊登《半月谈》杂志的《“我作主”和乱世民主》、《“菜篮子里看形势”小议》等转发给全国报纸。我以全国政协委员和新华社记者双重名义写的《除“四软”》，新华社则是当作“新闻报道”发表的。作为世界八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转发杂文或播发自己记者写的杂文，并被许多报纸刊用，这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这件事对于研究新闻改革和杂文的功能，

也许是不无用处的小小的素材和探索。

我的这些杂文，绝大部分是署名谈峰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半月谈》杂志“谈天说地”专栏发表的。有的读者和朋友说，他们剪存不全，希望我把它集印成册。我对这“剪存价值”是喜中有忧的。它对我造成了一种要求过高的压力。我深知自己过去和今后写的杂文，未必都有“剪存价值”。我只是怀着感谢读者和朋友的鼓励与鞭策之心，结集了这本《热冷集》。

我用这个书名来集印1985年以来写的这寥寥六十五篇杂文，有这样一点“潜台词”：

这几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舆论的气温，有热有冷，温差甚大。据说，杂文由于篇幅短，又要有穿心的深度，小辣椒的味道，仙人掌的芒刺，所以容易走火，犯片面性的错误。因此，我暗中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热的时候头脑要冷静，冷的时候笔墨要热情，在大温差之下力求“常温”。这“常温”就是不冷不热、不左不右的“两点论”。

这规矩还灵。这本集子的主旋律是改革开放，当“生产超高速”和“消费超前”的热浪席卷而来时，我在《平平安安搞四化》、《面子菜》、《宴席上的习俗和心理》、《胃口和视力》、《“比”字的功能和危险》等文中，都加进了降温的冰块，泼了冷水。当改革处于低潮，社会舆论流动着冷飕飕的牢骚、失望和不满情绪时，我就给笔墨加温。1986年的春天，有些人认为改革“停滞”而哀叹时，《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收入本集里的杂文《改革要唱进行曲》。

它在当时正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这一重要的反响在我脑海里又引起了另一种反响：杂文不只可以当匕首、银针，也可当小号、银针。

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冷热，不同观点的人感受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众多的公民觉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祸国殃民的冰霜，冷得能把不设防或防护不好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冻僵、冻裂；少数人则觉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暖心兴国的热流，热得头大发胀，心眼向那“热流”之源的大西洋彼岸倾斜。读者在《“我作主”和乱世民主》、《民主这个宝贝》、《观念更新辨析》、《一块肉饼和四万多条法规的联想》、《赶赶时髦》、《狂人竞选》、《“独立意识”试注》、《对逆反心理的逆反和说情》和《权威杂感录》等文中，都可看到这种冷与热猛烈撞击的印记，听到四项基本原则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

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1986年我在《学会给改革定性》中就提出，全世界出现的改革大潮，“色彩如同红黄蓝白黑，各不相同，它们的性质和目的也都不一样”。我对辨析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思路，也粗粗勾画了两笔。之后，我针对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水火不相容之高论，在《两个基本点是本家》一文中呼喊：“理论和实践的屏幕上都显示，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不是对头是本家，都性“革”，二者都有革命的功能，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命。二者也都有发展的本性，反对把任何事物，包括其自身在内，看作是僵化的观

点”。为了时效，我把这两篇杂文寄给了我所敬重的报纸发表。但未能如愿。1989年10月，当我学习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读到那远远超越国内意义的关于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界线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开放的论述时，我的心除了受到启迪，自然也消除了当初不能如愿留下的隐憾，受到了最大的鼓舞。

我也要丑话，即使前边提到或没有提到的一些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杂文，其中也难免有非“常温”之处，不合今日事态之言词。对此，我学习恩格斯对类此问题的态度。他在1892年再版自己于四十八年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写道：“我有意地不删去本刊中的许多预言（未实现的——引者注）。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我也不愿删改个别不大准确或不大适合今天的语言，因为我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的，我“吃几碗干饭”也就是那个样子，读者自然会作出正确评说。我不愿意抹掉自己未必都平正漂亮的脚印。那样做是修改自己的历史，给自己塑造“一贯正确”之神像。

我的书房夏天热得全身冒汗，严冬冷得凉心。我又有早起动笔的习惯。我这些杂文，不少是冷得用搓手取暖的办法写的，有些是墨水和汗水同流合章的。

因为这些，当我想不出什么确切的书名时，就叫它《热冷集》吧！

1989年12月20日

目 录

力求“常温”（序）	〔1〕
真理和权力	〔1〕
“见”之价值	〔4〕
“面子菜”	〔7〕
“胃口”和视力	〔9〕
平平安安搞四化	〔12〕
严实颂	〔15〕
说话四戒	〔18〕
也说横看和竖看	〔21〕
“我作主”和“乱世民主”	〔24〕
“菜篮子里看形势”小议	〔27〕
眼镜——一个社会问题	〔31〕
学会给改革定性	〔34〕
大好形势的“贬值”和升值	〔37〕

风源探.....	[42]
厕所的改革.....	[47]
开门补缝.....	[51]
龙柏烧狗肉的余味.....	[54]
“肥水”不流不“肥”.....	[57]
改革要唱进行曲.....	[59]
抹布和“抹布精神”.....	[62]
民主这个宝贝.....	[64]
观念更新辨析.....	[67]
说“苍蝇”.....	[70]
一块肉饼和四万多条法规的联想.....	[73]
有些观念应强化.....	[76]
宴席上的习俗和心理.....	[78]
划界线.....	[81]
也对四十亿元思考思考.....	[84]
说机密.....	[87]
“独立意识”试注.....	[90]
假如真有“位置学”.....	[94]
赶赶时髦.....	[98]
权力 作用 地位.....	[102]
“歪美”的反思.....	[105]
日本的妻子.....	[108]
两个基本点是本家.....	[112]
改革催立新的风险观.....	[115]

认路和认错	[118]
送“抹黑论”的幽灵归天	[121]
“谁说了算？”	[125]
除“四软”——参政议政随笔	[129]
“闲话瘾”初诊	[132]
民主的考验	[136]
编织全国的监督网	[139]
漫话“官话”	[141]
对逆反心理的逆反和说情	[144]
透明度的“透明”	[147]
“请你略微站得高一些”	[150]
喜食宴席上窝窝头	[154]
“比”字的功能和危险	[157]
狂人竞选	[161]
“权威”杂感录	[165]
给“广而告之”节目配套	[168]
“官倒图”该怎么画	[172]
对空话的起诉书	[176]
“观察学”自述	[180]
套人和被人套	[184]
论谣言之利用	[190]
关于人的断思(一)	[194]
关于人的断思(二)	[198]
忠诚的价值	[202]

关于人的断思(三)	[205]
关于人的断思(四)	[209]
关于人的断思(五)	[214]
鞋的“特异功能”	[218]

真理和权力

真理和权力象是两朵光荣花，谁有它们，谁在社会上受尊重。

真理和权力又都象是有特异功能，会放射神奇的能量，谁有它们，谁就有强大的力量。

这里说的权力，指的是领导权和管理权之类。这类权力从问世以来，一直是不够分配的“紧俏货”，不可能按户口本分给每人一份，也不需要平均分配。如若每人都分给同等的一份，这种权力也就不成为权力了。它只能按社会的需要分配，不能按个人的欲望分配。

真理却不同，它是世界上永远分不完用不尽的一种法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要都行。

真理和权力，哪个最光荣？哪个力量最大？我的回答是：真理！真理！真理！

真理和权力这两种东西的性能不同。权力如果使用不当，权力之力会变成破坏力；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孤行，越党纪国法而滥用，权力之光荣会变为耻辱，甚至罪恶。

真理则不同。它虽然也有绝对正确和相对正确的两重性格，但它总是纯洁而伟大的。真理的力量只会建设，不会破

坏；只发出光彩，没有变成耻辱和罪恶的危险。而且，真理还有赢得权力和正确运用权力的功能。

可是，在权力和真理面前，有些同志似乎对权力的感情更深，更亲，更珍视。这些同志中，除少数有爱权之瘾以外，多数同志似乎是由于头脑里有这么个公式：权力大小和传播真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大小是成正比例的。

这就错了。马克思传播《共产党宣言》时，有什么权力？然而全世界亿万无产者都听他的，信他的。列宁开始闹革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力？他就是靠手中的真理动员和组织了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等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起初连传播革命真理的权力都没有，他们只能在“地下”，在敌人枪炮打不到的间隙里点燃真理的火焰。中国人民不仅接受党的主张，而且不惜流血牺牲，跟着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得了革命的政权。

那时搞革命事业，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靠真理说服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教训人。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可惜，这个好传统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靠边站”了。反“右派”，查“三反分子”，揪“走资派”，戴形形色色的政治帽子，就连“基本群众”内部，也要用“大批判”来“打通”思想。

于是，“斗！斗！斗！”成了政治工作的伴音。说服变成了压服，政治的威风代替了真理的威力，思想教育列入了意识形态里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工作涂上了“权力化”的

色彩。“突出政治”的发明，又给政治工作披上了高于一切、压倒一切那特殊威武的盔甲。

这种“权力化”和“特殊化”，使得政治工作变得有点可怕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了。

今天，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全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经济改革。这改革的激流也是两重性格——又立又破。它给人们头脑里灌输新思想，又冲洗人们头脑里的旧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陌生而复杂，任务艰巨而光荣。新时代催促思想政治工作要开创新局面。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想提个建议：在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基地上，要消除“权力化”、“特殊化”的残渣，奠定“真理化”的基石。

（原载《半月谈》1985年2期）

“见”之价值

“百闻不如一见”，这句成语用数字表示了“见”之价值。可是，这句成语讲的是认识论，是哲学，所以用数字难以准确计算和表达“见”的价值。

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进程中，“见”堪称为里程碑，分界线。这对于任何伟人也不例外。恩格斯曾嘲笑过认为哺乳动物会生蛋之说。可是，1843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亲眼见到了鸭嘴兽蛋的化石以后，看法就改变了。他认为，哺乳动物这个概念如同自然科学中其它通用的概念一样，“绝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而在这个问题上原来嘲笑人家愚蠢，是由于自己“无知”。

不是吗？无知与有知，没有见过与见过，目光短浅与远见卓识，片面与全面，脱离实际与深入实际，这些区别的界限，不是个“见”字吗？这么多对矛盾之中，对立面相互发生转化的一个条件或介碑，从根本上说不也是个“见”字吗？

可以说，没有见字就没有全世界的书。因为所有的书，包括想象力最丰富的童话、神话和科学幻想故事，都有一条根深深地扎在人之所见的土壤里，就象“万能的上帝”是凡